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註疏刪翼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纁

周禮註疏刪翼卷三

明 王志長 撰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註治朝在路門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

愚按夏官大僕職王眡朝則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夫正王治朝之位此大僕專職也宰夫掌治朝之灋以

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夫專掌王之服位灋儀者不必及公卿大夫羣吏而掌公卿大夫羣吏者必先及王而後知王之位其不可偶出於不正與公卿大夫羣吏無以異也且加厲焉如是而王之出入起居焉有纖毫不正不足為萬國觀瞻者乎後世君日益驕臣日益諂無論恣睢傲惰於上者不得謂王之正其位即傴僂匍伏於堂陛之下者亦不可謂公卿大夫羣吏之各正其位也誠修宰夫大僕之職

而泰交之風庶可復見矣

敘羣吏之治以待賔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註恒次敘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某氏曰羣吏謂待賔客諸臣萬民之吏如地官之遺人委人春官之肆師秋官之行人掌客皆待賔客之令者夏官之大僕小臣皆待諸臣之復者其御僕待庶民之逆而宰夫皆以次敘治之使各辨其事○劉

氏曰賓客之令令戒令也於朝覲會同之禮而先為具修也○何氏曰令謂賓客有求於朝者也賓客之令有重輕諸臣之復有先後萬民之逆有緩急宰夫皆以叙而待之也○鄭氏曰臣民皆有復逆互文耳○雜說宰夫掌賓客復逆要之此即尚書職事猶今之掌章奏報告者是也大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日夕與天子親近執文書以奏也此官合屬冢宰漢御史大夫領御史十五員受公卿章奏足矣而又有尚書

者盖侍御史在外庭不可常至内庭遂置尚書在内掌四方章奏至武帝游燕後庭不出於是置中書謁者令以宦官為之平决尚書事章奏到時盡歸尚書當時少府已不可詰何於是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後来霍山為之有副封之弊魏相白去以防壅蔽尚書之權又輕後以中書收其權遂成兩省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

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註别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為

王氏曰王有徵召命令宰夫辨而施之或下於其正長或下於其屬旅正與大事從其長小事專達相通

○莊渠魏氏曰小宰所辨六職各官府總分者也宰夫所辨八職每官府自分者也上下有體尊者治其大而畧卑者治其小而詳

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治要若歲計也

疏要謂大計要也○按王氏謂官灋當作官屬

師辟小宰宰夫也治凡若月計也

王氏曰合衆目以爲凡○明齋王氏曰官成即小宰之八成每事有一定之科條六官之貳聽之治一官之大凡也

司辟中士下士治目若日計也

王氏謂司六官各屬之長如太宰之膳夫大府司徒

之鄉大夫遂人宗伯之大司樂司馬之職方氏司寇之大行人每事各有成灋如網之有目故曰治目旅辟下士也治數每事多少異也

王氏謂當纖悉數其科條而治理之故曰治數○劉氏曰正總言六官之長也師總言六官之丞也司舉六屬之長也旅舉六屬之佐也

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叙次叙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

疏胥既有才智爲什長當次敘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則科次其徒故云次敘官中也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言傳吏朝者傳在朝羣吏諸官事務於朝也胥爲什長亦然故舉漢法況之○王氏謂掌官府中當先當後之事因次敘役使者而行不數數煩士大夫

徽令趨走給召呼

劉氏曰八職之辨統有宗會有元而臂指各適其用

焉○莊渠魏氏曰古之官府卿大夫士轉相副貳其數居多府史胥徒其數反寡後世吏多於官且數倍積爲姦弊蠹耗生民古今盛衰之判抑亦有故矣古之治也以道卿大夫士同寅協恭清心而致理今之治也以濾上下相疑不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一決簿書變成胥吏世界矣○愚按八職所列職漸卑事亦遞瑣辨亦遞察則臣工之中詳要已分矣而況君乎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註羣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

疏六遂在外尚攷之六鄉在内攷之可知不言者舉外以包内也

乘猶計也

鄭氏曰乘算灋乘除之乘以入攷出而知其贏耗也

財泉穀用貨賄物畜獸也辟名詐為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

王氏曰制治者灋也行灋者吏也吏有勤怠則治有善否非立灋以攷之則吏治無由而知大宰出灋以治之者也小宰執灋以逆之者也宰夫循灋以攷之者也○臨川王氏曰以一二三四乘之謂之乘總會其數謂之會欲知其總數則宜會欲知其别數則宜乘失其所藏之財賄謂之失財非所當用而用之謂

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謂之失物○劉氏曰辟名隱蔽其失也○何氏曰足用所用無乏長財所藏有餘善物物無虧損○劉氏曰宰夫秉財用之出入以官刑詔冢宰誅賞司會亦云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見内外財用總於大宰矣○明齋王氏曰或疑長財足用善物非聚斂乎生財有大道惟用天時因地利神其轉輸而精其調度若夫子之畜藩息藩何餽餉劉晏理財其節宣斂散每與造化相流通而豈區區

商有無多寡云爾也唯識時務者知之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註
薦脯醢也羞庶羞内羞
疏按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諸單言薦者皆是脯醢
庶羞謂天子八豆諸侯六豆之等内羞謂祭祀食後
所加少牢所謂房中之羞糗餌粉餈是也〇王氏曰
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小宰以灋
掌戒具所以贊大宰而宰夫又以贊小宰也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注比挍次之

疏即小宰七事挍次之使知善惡足否○臨川王氏曰小宰七事令百官共其財用所謂官府之具也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飱牽與其陳數注牢禮之灋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

疏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於館有五牢飪一設於西階

腥二設於東階餼二陳於門内之西北首

膳獻禽羞俶獻也

疏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是也

飲食燕饗也鄭司農云飧夕食也餼牲牢可餼而行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玄謂飧客始至所致禮

疏聘禮客始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飧不待至夕也○按王氏謂飧餼中間加賜之牢與餼也○

臨川王氏曰牢禮委積若大行人五牢五積四牢四積三牢三積之屬膳獻則殷膳大牢及上介饔獻之屬飲食則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之謂也賓賜王所好賜也陳數以爵等為牢禮之數○節卿鄭氏曰先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故周禮一書有一言以及於祭祀必有一言以及於賓客先王固將以其祭祀賓客之心而為出門使民之心也常人待賓客之心必重於待民待鬼神之心又必重於待賓客是

以臨祭祀猶能莊敬自彊而待賓客則衰待民則益衰敬心日益衰則欺心日益甚蓋至於此則臨祭祀亨鬼神亦終於不誠而已矣是以先王於賓客之禮一以神道行之相朝於寢廟相見於阼階几設而不倚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樂之有相宗廟則然而賓客亦如之徹之有歌大祭祀則然大享亦如之大羹鉶羹致美味而彼此無異用鹽鹽形鹽致多品而幽明無異儀享之用祼而賓客亦有祼胙之用俎而賓客

亦有俎無非以神道為用焉吾固知先王將以其祭祀之心而為待賔客之心又將以其祭祀賔客之心而為出門使民之心也商紂不道甚矣而泰誓牧誓所以數其罪者尤在於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武王克商深鑒覆轍於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食貨既足則首及於報本之祭也抑嘗以周之三頌求之清廟以下諸篇若維清執競皆所以頌成王之祭祀也臣工以下諸篇若振鷺若載見有客皆

所以頌成王助祭之賓客也閔予小子以下諸篇若載芟之祈社稷酌之酌祖道皆所以頌成王之愛民也成王惟以對越上天之心而為待賓客萬民之心故詩人循其序而頌之而其見於二雅者尤詳焉由是言之周之家法始於武王而備於成王洪範之八政以見其略而周官之六典以見其詳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註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

弔而含禭𧇾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

疏按公羊傳曰貨曰含車馬曰賵衣服曰禭幣不入含賵禭中故知是賻也既夕禮云若就器則坐奠於陳就成也就器即明器謂神明死者之器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之類是也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註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

戒令治謂共辦

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註旅冢宰下士

某氏曰官有司王官也職喪春官之屬有司大夫家有司大夫喪畢宰夫不自往使其旅帥私家之有司而治之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羣吏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註

歲終自周季冬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失期會

疏歲計曰會謂一年會計文書總鉤攷之月計曰要謂每月終則正其一月之計日計曰成謂每十日之終則正其十日之所成

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註良猶善也上謂小宰太宰也

王氏曰正歲以灋警戒宮中之吏贊小宰令之使各

謹於用灋也能有才者良善也○官制曰讀周官書一篇見成王所以勸戒其羣臣皆有寛厚温和之氣戒之以敬以公以學以敏以剛決以成信以咸和以勸善勤眞懇到如父兄之訓子弟其告之辭不過曰惟爾不任而已惻然惟恐傷之及觀周禮一書而知成王之所以御其羣臣者皆有嚴厲督責之意大宰勵之以八法馭之以八柄歳終詔王廢置三歳大計而誅賞以至小宰之職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又曰其

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宰夫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凛凛乎其嚴惟恐或敗我事也此無他戒之不致其委曲則無以得其心督之不致其嚴厲則無以激其志二者交相濟焉有不可偏廢者成周官人之法大抵如此○節卿鄭氏曰或問太宰事權重矣廢置誅賞不過終篇一言之小宰宰夫所以貳太宰者而馭吏之嚴反諄諄不置何也曰此所以尊太宰而嚴之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周以三公兼太宰三公與王論道經邦不自親其治也故治官之屬太宰建其典於上而小宰率其職於下太宰操其柄於上而小宰舉其法於下宰夫亦然小宰既建邦之宫刑治宫之政令舉宫之糾禁憲禁宰夫又以法致羣吏之警戒令宫中之職事書宫中之良能其於治内之法無不致其嚴也小宰既推廣太宰之八法以為六敘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宰夫又推廣小宰之六職以為八職小宰既曰不用法

者國有常刑其有不共者國有大刑宰夫又曰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其間掌其政令掌其禁令掌百官府之徵令弊羣吏之治叙羣吏之治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於治外之法尤嚴於治内也治内外者嚴則所以尊太宰者益嚴尊太宰者嚴則所以尊人主者更益嚴君宰尊嚴則朝廷清明小大稱職百官於是乎戒懼而有不敢易紀律者當是時也太宰常居其逸

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勞太宰常見其寛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嚴厲而可畏秦漢以來此制隳矣大臣之道揆不明而百官有司之法守滋亂陳平自謂上佐天子理隂陽不對文帝錢穀刑獄之問而刀筆筐篋不知大體者又不過如賈生所言特以簿書不報會期為大故與夫王吉所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曽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其要在於斷獄聽訟而已也大抵自周而降宰相大臣其清談不

事事者則宏綱大法之所當經理一切委棄而弗顧其不能拔於俗吏而困於文墨者則雖斷獄聽訟之區區又一切自以其身親之統紀不明同歸於亂或者有意於周公之制如近世唐太宗之六典亦庶幾矣而舉國家之政散於臺省寺監以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為宰相之職則政既不出於一而又以吏部尚書參議之御史大夫參議之秘書監參議之議政者何多也太子詹事太子太保俱同中書門下三品同

三品者何濫也政均於人品均於官上不足以臨下而下亦無所忌於上交相輕而交相忌其終則又有宰相反奉行文書事權迭出而奔歸羣有司者西漢之事權歸御史東漢之事權歸臺閣唐與宋朝權歸諫垣三者本宰相之屬也權均勢敵而人主之意方苦之遂至於反奪其權然則周家太宰之制至是而三變矣蓋其始也大臣自棄其權而不為其中也則貪其權而不擇其所當為其卒也則上之人又奪其權而不使之有為為天下國家者亦何便

於此此太宰之立法而小宰宰夫之奉法余之所以不得不論也○又曰或問周官之制内外庭固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嘗有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於内外之相屬其事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内主發文書而章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内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按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御史之屬

為之猶得以天下之利害徑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於天子漢興惟監郡之制變為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非因秦也蓋因周也今以周官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内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

事見高帝擁戚姬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體貌大臣之意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内外之限矣是以閹官雖寵丞相猶得檄召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自武帝晚年宴遊内庭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

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剌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官若內外合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至不及與議夫宦官典中書之任尚書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

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
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為御史大夫外
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
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
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
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姦中外之政復合為一然猶未
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
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

不足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閣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庭而親內庭捨大臣而近小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腐之餘矣桓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

尉楊秉奏候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蓋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註時四時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

疏次謂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舍其退息處

玄謂版其人之名籍待待戒令及比

夕擊柝而比之註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為其有解惰離

部署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

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註鄭司農云令宿宿衛王

宮玄謂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

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

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

疏庶子謂諸侯庶子之官掌卿大夫士之適子并掌公家之事正室公族之適子使守太廟太廟尊故也貴宫貴室同為路寢路寢對太廟生人之尊也下宫謂親廟四下室謂燕寢此謂諸侯謂是諸侯法也

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者今宿之事盖亦在焉

疏王之庶子已下夏官諸子職文云庶子者諸庶一也於諸侯即為庶子於天子則為諸子

辨外內而時禁註鄭司農云分别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

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註功吏職也緒其志業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𤣥謂幾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稍食謂祿稟民宮中吏之家人也淫放濫也怠懈慢也奇衺譎觚非常

王氏曰興事造業為功功事有倫為緒功緒有多寡故稽之德行有衺正故糾之○雜說天官一官唯宫正内宰獨言均其稍食當時治朝之官掌之宫正禁中之官掌之内宰所以稍食必二人頒之此等制度非獨關防所以護養士大夫廉恥多矣○王先生曰民非特宫中吏之家人如司隷帥其民而搏盜賊使之守王宫則凡宿衛之士皆是○鄭氏曰宿衛無職司獨會其行事察其謹良奇衺為去留○雜說或曰

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門外所以別内外教貴賤也今宫正比宫中之官府又曰去其竒衺之民則是妃嬪與官吏雜處矣不知宫正所掌者宫中徒役之民與典婦功等官皆士人也皆有廬室官舍在内雖在宫中未甞與妃嬪雜處漢郎吏舍衛士廬周匝殿内自後世而觀亦豈與妃嬪雜處耶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註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且寄宿衛之令

疏會合之者使宿衛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是其輩作也及其學問又相親及切磋琢磨是其輩學總是相勸帥也寄宿衛之令者管子云因内政寄軍令在家時五家為比在軍還五人為伍之類○雜說宫正以德行道藝教王左右前後之人環衛之士其淫怠奇衺者又不得與乎其閒無怪乎侍從僕御罔非正人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註行事吏職也

王氏曰稍食以月會行事以歳會養之者詳而責之者畧君人之仁也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人臣之義也人臣致其義則下不至於慢事而廢職君人致其仁則人不至於日陵而無恥

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宫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註使居其處待所為

或曰去守離部署也

春秋以木鐸修火禁註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以

戒

疏火心星也公羊謂之大辰夏三月東出於辰九月西伏於戌因時以戒者謂陶冶鑄銅之火因天出火民則為之因天入火民則休之此謂宮正於宮中特宜慎火故修火禁

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註鄭司農云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絶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玄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

中隷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為明春秋傳曰有
大事於太廟又曰有事於武宮
疏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行曰
國門曰泰厲曰戸曰竈祭法又云王自為立七祀此
則禱祀在宮中者也○王氏曰邦事小宰之七事○
劉氏曰從王行於宮中及廟中則司其蹕與燭所以
供護衛也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註廬倚廬也舍堊

室也親貴者居倚廬疏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疏廬謂路門外東壁倚木為廬堊室兩下為之與廬異○劉氏曰王族有親疎臣子有貴賤○王氏曰天官之職惟宮中為至要宮正於王宮官府士庶子無不統内宰掌版圖之法矣此則總為之版使王宮八面無衆寡之不均師氏使其屬帥夷隸守王門矣此則擊柝以比使晝夜不怠師保氏教以德行道藝閽

人禁暴氏稽出入去竒衺矣此復糾而教之禁之使王所皆吉士膳夫醫師各等其功叙舍人司禄既掌其禄食矣此復均而會之無使其曠職而暴禄四時有司爟掌火政矣凡有邦事宫門廟門閽人既掌其蹕燎矣此復以時申火政而掌蹕燎大喪司士大僕既掌守政懸首服矣此復授其廬舍而辨之此宫正所以為宫官之長禁密之地無一處而不究心内外之衆無一人而不致察百職無一事之敢慢通歲無

一時之敢忽與小宰宰夫相成交舉乃天官之第一義所以列百職之前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註鄭司農云版名籍也以版為之玄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

疏吏謂卿大夫士之總名

秩祿稟也叙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太子所用

疏士庶子屬太子隨其所用使役之也〇臨川王氏

曰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與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安危一體休戚一心上下親而内外察也○東萊吕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宫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柸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莊渠魏氏曰師氏

保氏教之已詳故宮伯唯掌其政令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註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玄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

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註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當行

疏事亦謂寇戎之事作起也謂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宮伯戒令之○雜說國有大事申警備耳鄭氏以為當從行非也且虎士八百人執戈以先後王

謂之爪士王不出亦不行宣王祈父謂之出征而詩人以為刺況士庶子衛王宫者哉然國子亦有從戎事者諸子所掌是也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

介甫王氏曰秩秩酒秩膳之類依品秩予之日月有焉故月終均之勞逸劇易之叙宜以歲時更焉故歲終則均之○明齋王氏曰秩謂禄之高下一事而功有勤惰則為之上下其食叙謂位之等級一官而才

有陞降則為之先後其次月終均秩則祿有不同故宮正因而會其稍食歲終均敘則能有不同故宮正因而會其行事此即所謂行其秩敘

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註頒布也若今賦冬夏衣

節鄉鄭氏曰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而兵衛郎衛則皆統於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内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下移而錯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西漢之世以

期門羽林等爲宫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宫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北軍蓋指環衛王宫在長安之内者言之所謂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校之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

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
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閤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
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侍省都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
之殿前司有馬步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
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
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恝然不相
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
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為不同者漢南北軍雖

隸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至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祋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於宮正宮

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雖祖周人之故意而内外之制已駁雜而不馴矣雖然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公而衛尉光禄勲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禄勲歳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内謹門禁外統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為之故當時諸吕之亂滕公除宫左右執戟不肯前代王入未央宫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效亦畧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

期門羽林佽飛之屬反隸於光祿勲以為天子私人

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佽飛射士征

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壊京師

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為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

衛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

之屯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為宦官所

親竇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

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内而内之所存者又未嘗

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禄勲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宫衛直閤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宫中及京師之廵警烽堠凡翊衛及外府佽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反覆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宫正宫伯矣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矣不可無司隸有宫正宫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

可無太宰以兼統之也○葉氏曰說者多言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愚竊以為不然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也大僕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也葢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四卿大夫士之官吏在宮中而直衛者宮正掌之卿大夫士之士庶子在宮中而入衛者宮伯掌之眡朝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諸子掌其政此居守環列之衛也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眡朝則在路門之左太僕掌之而

小臣御僕屬焉此僕從侍御之衛也虎士八百人先後王而趨以卒伍䟴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氏掌之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先後之衛也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師氏掌之帥四翟之隸使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司隸掌之此周防鍵閉之衛也宿衛之別有四而郎衛兵衛俱在其列二者常相聯屬焉然而居守環列之衛天子所親以為腹心者也居王之左右前後

則其地密備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專是非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則在王所者寧必皆薛居州乎此宮正所以拳拳於此也至於士庶子之在版者是其鄉大夫士之子弟有師保以教之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考之故宮伯唯均其秩而頒其衣裘均其敘而掌其誅賞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者孰非端人正士哉若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吏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氏以下大

夫掌之太僕以下大夫統之師氏以中大夫帥之虎賁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雖名為兵而不閒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一厠跡於其間師氏虎賁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當時雖有郎衛兵衛之别何嘗有文事武事之判耶然均之為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於太宰虎賁太僕則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為司徒之屬何哉盖宮衛不可以不相屬而兵權不可以

不相制觀呂伋必以宰臣之命而後發召公非有二
卿將命以往亦不敢專行則周人制兵之意深矣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註食飯也飲
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畧有四
疏羞即下文羞與珍醬是也珍醬饋之小者故畧而
不言〇王氏曰后配王以治内也太子天下之本也
故用其養王者以養之〇莊渠魏氏曰養之為言保
安其體而成就其德明不為口腹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註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罋以五齏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共齏菹醯物六十罋鄭司農云羞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彫胡也六清水漿醴醇醫酏

鶴山魏氏曰此一節言王人備物之享第詩書皆無及此禮者周禮可疑此亦其一王荆公專本此意以人主當享備物極至童貫王黼專務應奉司以啓人主侈心禍至不可勝言學術誤國原於康成先儒未有及此義者○王氏曰此但總言饋食之物有此數而已觀夫月令云孟春之月其食麥與羊之類蓋四時錯共非必一日盡共之也正如記稱四海九州之物皆以備孝饗而籩人醢人止於四籩四豆之實

合之為三十二物自有簿正在焉可以類推矣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註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

疏按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謂正鼎九陪鼎三即是奇數總言之即十二云物皆有俎者俎據正鼎而鼎各一俎王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餕者餕朝之餘故以一舉為朝食也又按玉藻云夫

人與君同庖鄭注云不特殺也牢鼎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共九陪鼎膷一臐一膮一共三物皆有俎謂牢鼎各一俎各牲肉熟於各鼎升於各俎陪鼎之實即庶羞在豆者無俎也

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註侑猶勸也祭謂扐肺脊也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

疏殷祭肝周祭肺但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為舉肺亦

名離肺此為食而有也二者名為祭肺亦名刌肺此為祭而有也但舉肺離而不絶祭肺則絶之今此膳夫授祭為食而授即舉肺也鄭云祭謂刌肺脊也者以經直云祭不言舉又不言離故鄭云祭謂刌肺也以優至尊故與祭祀同刌肺也鄉飲酒鄉射無連言脊今兼言脊者依士虞特牲皆言授肺脊故鄭依之而言云○程氏曰古者飲食必思始耕者先王無德不報固如此○王氏曰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可以見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

卒食以樂徹於造註造作也

䟽造食之處即厨是也○王氏曰王之食也以禮而侑食也以樂則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其所養可知矣○臨川王氏曰夫無大喪荒札之烖則王可以樂之時也侑食及徹皆以樂所謂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也且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食飲膳羞所以養氣體也侑徹以樂所以和平其心也而助氣體之養焉

王齊日三舉註鄭司農云齊必變食或曰不食餕餘惡褻也○潛溪鄧氏曰王齊日三舉何也文誤也齊不樂防散志也齊變食防滑精也何三舉之有焉盖不舉也○按明齋王氏亦謂王齊日三舉當作王齊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此論確不可易

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註大札疫癘也天烖日月晦食地烖崩動也大

故寇戎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

李氏曰荒札裁皆不舉然則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為之貶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食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自憂民之道也如此天不為之眷人不為之悅用度不足海内不寧未之前聞也○芸閣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為一身者也一氣同體天理之所自然也非引而譬之也

今吾有是身無尺寸之膚非我有故無尺寸之膚不受也疾痛痒痾所以感吾憯怛怵惕之心非有智力與乎其間也以天下為一身者一民一物莫非吾體故舉天下所以同吾受也禹思天下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飢者猶已飢之非猶已溺之飢之天下之溺與飢是已親受之也故歲凶年穀不登民有飢色國君士大夫均與其憂君非不能玉食士大夫非無田禄仁人之心與民同之雖食不能飽也○仲輿郝

氏曰按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大牢亦豐矣鄭謂當從周禮信以是為周公之禮歟一人之養歲刲羊劉豕八百頭擊牛三百六十内外祭祀無月不齋則一歲食牛羊豕不下二千餘頭烏用此靡費為也齋則宜減嗜欲薄滋味清淨澹泊以通玄漠而乃益椎牛伐鼓日三大嚼以為變食何其倒行也食味必膳夫先嘗尤世主猜疑之事惟五不舉庶幾先王之遺爾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註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

疏奉餘膳一牢分為三時故奉朝之餘餕也按玉藻云諸侯夕深衣祭牢肉鄭註云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牢肉故言所祭者牢肉也○臨川王氏曰奉膳贊祭非朝食之餘膳也祭所以致敬祭而弗敬如弗祭故禮餕餘不祭奉餘膳而祭非

所以致敬且王舉之饋膳用六牲則燕食亦必有膳矣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註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餘則其屬徹之

疏胙者酢也王與尸賓相荅酢之俎也○王氏曰左傳曰歸胙於公蓋祭餘謂胙胙俎祭餘之俎也祭祀則有尸酢主之俎賓客則有祭先之俎膳夫既授祭及卒食又徹胙俎重祭故也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註鄭司農云稍事為非日中大舉時而間食玄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

王氏曰稍禮之畧者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註鄭司農云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為主君不敵臣也

龜山楊氏曰說者謂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故以膳夫為主非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

之矣故以膳夫為主而王不自獻酬焉廩人繼粟庖
人繼肉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註亦主其饌之數不饋之耳
疏王則膳夫親饋之后及世子膳夫掌之而内饔饋
之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註鄭司農云脩脯也
疏謂加薑桂鍛治者為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
之脯○或曰孟子所謂鼎肉也○魏氏曰頒賜掌之

有濫予則當正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註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於王鄭司農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

疏按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子產曰祭有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王臣亦然〇王氏曰若畿内都鄙山川及四海五嶽四瀆古帝王之在其國都或王五服之親凡以王命而祭者當歸胙於王也

以摯見者亦如之註鄭司農云以羔鴈雉為摯見者亦受以給王膳

陳氏曰以摯見者受之所以納其德膳之所以用其德若玉帛則不入於膳夫

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註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

龜山楊氏曰人主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然則所謂不會者非蕩然無以節制之

制之有家宰之式而非以有司之法制故也○明齋王氏曰愚謂凡掌財賦之官皆有日成月要歲會蓋百官則有進退陟降庶務則有行止豐約其財之用否盈縮萬有不齊故必以彼之入數較此之出數互相會計王及后世子一而已計日而其數可知百司皆了然故不必彼此互相勾攷也豈得謂任其所用為優尊也哉其事甚明而添一註釋遂使蔡京執此為說務以侈靡惑人主使海内虛耗卒召裔夷之禍

釋經者言可不慎乎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註六畜六牲也始養曰畜將用曰牲春秋傳曰十日曰牲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六禽鴈鶉鷃雉鳩鴿玄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内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摯宜為羔豚犢麛雉鴈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

麕麞也〇潛溪鄧氏曰庖人之辨名物也内饔之辨

體名肉物也辨百味品之物選以俟饋也又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也亨人辨膳羞之物也好其辨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所以慎天則也

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註薦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為尊鄭司農云鱻生肉薨乾肉

共祭祀之好羞註謂四時所為膳食若荆州之鱃魚青州之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

蟹胥蟹醬也○王氏曰好羞若文王之菖蒲曾皙羊棗之類生平所好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方其祭祀內則盡志外則備物故齋則思其所嗜祭則羞其所好可謂孝矣然所求難致傷財害民以昭其先之僻好君子亦不為也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是也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註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

疏未葬曰奠無薦羞之法虞祔之祭乃有之

禽獻獻禽於賓客

疏如掌客職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之類是也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註令令獸人也禽獸不可久處賓客至庖人乃令獸人取之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及其來致禽復校數之至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掌客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聘

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註用禽獻謂煎和以獻王

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以牛脂和之腒乾雉鱐乾魚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鱻魚也羽鴈也膏羶羊脂也玄謂膏腥雞膏也羔豚物生而肥

或曰春草物始生羔豚食之而肥

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

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

疏四時所膳皆取賊死之膏夏時火賊金則膏臊犬膏也不得云豕膏秋時金尅木則膏腥雞膏也亦不得云豕膏五行不言北方豕膏者以中央土王分於四時土賊水但無中央食法故不言豕膏也○又云五行王相相尅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為休廢夏

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為休廢大率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新謝者為休廢經所言膳膏皆是死之脂膏而鄭云休廢者相對死與休廢別散則死亦為休廢故鄭以休廢言之也○王氏曰先王秉時之消息因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性命此庖人所以有禽獻之法也○莊渠魏氏曰羊子曰羔豕子曰豚牛子曰犢鹿子曰麛腒乾雉鱐乾魚鱻生魚羽生鳥食以養生必順陰陽五行之氣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故羔

豚犢麛䴠皆取其稚者夏則陽盛冬則陰盛故腒鱐鱻羽皆取其成者牛土畜春木旺以助養脾犬金畜夏火旺以助養肺雞木畜秋金旺以助養肝羊火畜冬水旺以助養心○潛溪鄧氏曰其有行也先歲氣也其有膳也保所廢也樂得時之盡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註膳禽四時所膳禽獻加世子可以會之

疏上膳夫所掌是其正王后世子皆不會禽獻為加

故世子亦會○王先生曰膳夫云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止不會王及后是世子之膳禽則會矣曰膳常禮也膳禽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重其為天下之本會者所以正其為天下之本也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酒則會也唯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之服則會也會其禽則無禽荒之失矣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矣會其服則無好潔衣服之失矣周公之待世子所以杜其窮奢極侈之心者如此

内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註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

疏按少牢解羊豕前體肩臂臑後體膊骼又有正脊脡脊横脊又有短脅正脅代脅為十一體按公食大夫禮十六豆有胾胾謂切肉又按少牢主婦獻尸以燔從傳火曰燔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註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脀實俎曰載

疏脀升也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註先進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

疏百羞則庶羞百二十也醬物醬用百二十甕也珍物諸八珍之類○王氏曰内饔選擇其中御者以俟膳夫之饋王也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註膳夫掌之是乃共之

王氏曰后世子言共不言饋者殺於王也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註泠毛毛長總結也

疏泠毛謂毛長而毳謂毛聚結也

皫失色不澤美也沙嘶也

或曰聲細而嘶曰沙貍謂氣鬱也〇愚按鄭仲輿謂

鳥病不能飛而貍伏貍埋同鱉人云凡貍物是也然

庮羶臊貍腥螻皆言其肉味之不佳而非病狀

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螻螻蛄臭也杜

子春云盲眡當為望視

䟽豕乃聽物不合望視此豕望視而眼睫毛交豕病

也〇王氏曰犬股裏無毛謂之赤股躁狂躁也〇王

氏曰内饔辨其可食者則共之不可食者則去之凡

以謹於奉至尊也則無陰陽偏勝之氣而氣體頼之

而安矣○陳氏集說云論語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皆非所以養志氣也君子之所以養志氣者未嘗不以正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

疏內饔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祭祀言凡者謂四時及祫禘并月祭等皆在其中上王后言煎和此止言割亨者煎和所以致味鬼神尚質不貴褻味也

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

註羞庶羞也脩鍛脯也

疏脩謂加薑桂鍛治之不鍛治者曰脯

胖如脯而腥者

疏乾則為脯不乾而腥為胖○王氏曰胖半牲體也

𦚢謂刑鉶羹也

疏按特牲有鉶羹謂鉶器盛豕膮設於薦南

膴腜肉大臠所以祭者

疏膴魚肉總有也公食大夫禮云庶羞皆有大謂

大爵據肉而言按有司徹云主人亦一魚加膴祭於其上此據魚而言也
骨牲體也鱅乾魚也
莊渠魏氏曰體解之半曰胖以左右分貴賤肉以骨為貴其無骨者曰膴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註好賜王所善而賜也
臨川王氏曰饔人內饔之屬人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

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飱饔饗食之事亦如之註飱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饔

疏外祭祀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等○王氏曰饗以飲為主若行人所謂饗禮九獻食以食為主若行人所謂食禮九舉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註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疏邦饗耆老謂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孤子謂死王事者之子云饗士庶子者若宮伯注云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饗者即鄭云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饗衛士是也左傳哀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顏庚至二十七年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庚之子而賜之是其禮孤子之法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之致仕者〇陳氏禮書曰天子之於老也

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烏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

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方其養也必先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養著而孝悌之化

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脩而兼用之而服玄服蓋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

耆此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此以食禮養老也漢明舉之彷彿古制然其養特三老五更二人而羣老不與焉非古先王之意也○李氏曰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嘗不隆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虞夏殷周莫之改也天子無父矣欲為人子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不可得也是以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弟者也親冕而

總干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噎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天下之民其莫遺於親父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〇愚按長樂陳氏謂天子養老三國老庶老及死政者之祖父賈公彥云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士之致仕者而皇氏云三者之外又有

引户校年庶人之老共為四種陳氏之意以為聖王之世茍德行道藝孝弟睦婣有學者遞舉而升之鄉遂大夫獻之於王矣比其老也非卿大夫則其士也茍其人庸下不帥敎者可無煩至尊屈體而下之此李氏所以又有國老庶老之外非賢不可皆養之說也愚以為其說似是而非夫聖王敎天下以孝弟而養老於學以養老也非養賢也當時賢能者賓之於朝不肖者擯之於鄉終身不齒豈無有上之不必

賢能而無咎無譽歌詠王風以至於八十九十者乎是亦王者所欲致其一日之養以風化天下者也然則皇氏之說其可廢乎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註獻謂酌其長帥某氏曰尊之曰獻犒兵衆曰賜〇王氏曰師以用衆役以任衆彼其趨事之勞頓車馬之疲斃冒風霜而靡歲時之久致公義而忘室家之私先王於是勞還犒師酌其長帥所以有獻賜之禮也獻以飲之賜以

子之外饔則掌其脯肉之事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註謂喪事之奠祭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註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孰乃脀於鼎齊多少之量

雜說水有善惡火有新舊不有官以司之一切付之徒役之手則足以傷生害氣焉耳

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註職主也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

王氏曰膳用六牲羞用百有二十品其物不可不辨
祭祀共大羹鉶羹賔客亦如之註大羹肉湆鄭司農云
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
疏大羹謂大古之羹不調五味鑊中煮肉汁一名湆
鉶羹皆是陪鼎膷臐膮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
五味盛之鉶器即謂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庶羞賔
客亦如之者謂致饔餼及飱禮皆有陪鼎饗食亦應
有大羹故云亦如之○劉氏曰孝子之愛於其親以

德不以味也事於其先以誠不以苟也故其祭也始不忘乎古所以追崇其德也終必備其物所以竭其誠也○王氏曰荀子曰大饗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葢所以使天下後世知禮義所尚在此而不在彼也醴酒之用而玄酒之貴割刀之用而鸞刀之尚黼黻之美而藁桔之設聖人重本之意可知矣○葉氏曰古人飲食其雜物也以時其用物也不妄其取物也有道其視物也同體不徒口體之養而且有以養其

心是以移氣移體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盖存我以厚
蒼生安身以保國家此其有助於王而掌於太宰也
西漢太官令猶膳夫等官隸於少府而掌於丞相御
史猶有周官遺意東漢則以奄人主之晉人則屬之
光祿渡江以後則又隸之侍中至唐則隸之内侍省
而大臣皆無所與令於其間矣大臣無所統則小臣
無所忌養體且不足矧能養心乎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齍盛註其

屬府史胥徒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粢稷也穀以稷為長是以名之在器曰盛

疏以時入之謂麥夏熟黍稷秋熟送入地官神倉○又云按月令中央土云食稷與牛五行土為尊故知稷為五穀長又據爾雅以稷為粢通而言之其實六穀皆是粢故小宗伯云辨六粢之名物是也○周語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天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

日土其俱動王其祇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
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
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宫百官御事各即
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
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
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
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畢宰夫陳
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

是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耕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王氏曰以耒而刺地謂之耕以金而芸草謂之耨○王氏曰夫四

海之内各以其職来祭而王必親耕以共粢盛者服勤以自致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則天下之為農者孰不勸於耕以天子必耕以共粢盛則天下之為子者孰不勸於養行一物而其義兩得之矣○劉氏曰聖人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非於祭祀不能備物而必躬耕以共粢盛者事親聖人之志也道為人之所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皆外物也豈足以奪其志哉必躬身為之使天下知所以事其親焉夫志遂於已

而誠及於先者孝子之能事也又況使天下孝於其親此聖人所以務為百政之先而竭其誠盡其禮者也○愚按躬耕以祭孝之至也乃籍者何也盖借庶人之力以事上帝及其親也天子因祭享之故躬為倡率用民之力以終其事猶不敢以為固然而曰假貸焉耳然則以他事用民之財任民之力其凜凜不敢視為固然而思所以安全加惠以報之者又當何如耶

祭祀共蕭茅註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為蕭蕭香蒿也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

臨川王氏曰茅體順理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當

如此○王氏曰焫蕭合馨香者謂以黍稷孳膋實於蕭以為燔燎既取其明又取其氣之上達求諸陽之義也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郊特牲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謂以鬯酒灌地以茅藉而滲之一取其潔一象其歆之意求諸陰之義也又按司巫云祭祀共蒩館鄉師云大祭共茅蒩凡茅皆出自甸師祭宗廟則司巫為苴以共之祭天地則鄉師為苴以共之其聯事若此又楚之貢曰苞茅其產特良

故以為貢盖亦入於甸師而共之齊桓使管仲責楚者是也

共野果蓏之薦註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

雜說共野果蓏何所致哉古者田疇之閒無有廢地方禾未登場疆埸未用者則樹果蓏之屬雖帝籍亦不使荒也

喪事代王受眚烖註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

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於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烖弭後殃

疏逞快也○鶴山魏氏曰代王受灾眚乃是灾禍之来欲代王受之即今人不自殞滅之義因說古人受灾禍只是罪已如雲漢一詩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至於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初無後世祈禱降澤之語所以杜元凱釋例只說古人有祭祀無祈禱禳禬則有之

自異端敎興然後有祈禱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註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

疏磬謂縊殺之

又曰公族無宫刑獄成致刑於甸人又曰公族無宫刑不翦其類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王刑公謂甸師共祭薦之物所以事宗廟宗廟之親而致死刑焉則正法然後能保天下國家能保天下

國家然後宗廟可得而事也然則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也鶴山魏氏曰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賈氏謂絶服之外同姬姓者蓋五服之內則在議親之辟也李微之謂此說足補漢儒所未及是矣至荆公云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夫刑於甸師隱之也豈有殺其子孫以事祖禰者乎必不然矣是荆公心術之誤也〇莊渠魏氏曰甸師主宗廟粢盛戮於是示得罪祖宗已不敢赦也〇愚按秋官掌囚掌戮

文有爵者得與王之同族俗適於甸師氏而甸師止及同姓何也蓋同姓之刑於甸師正也有爵亦得刑於甸師親親之推也故掌囚掌戮兼言有爵以伸貴貴而甸師止言同姓以專親親仁之至義之盡也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内饔之事注役為給役也木大曰薪小曰蒸

王氏曰按甸師胥徒三百三十人蓋非此衆則農功之時不足以集事然農隙又幾於徒食故兼此役則

無事而祿不妄費周禮攝官之意皆此類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註罟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

疏按夏官四時田獵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四時各以其一為主無妨兼有網取也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註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温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

疏按內則狐去首狸去正脊二者並堪食之物○臨

川王氏曰冬物成之時狼殘物之尤者夏田稼之時麋害稼之衆者春秋書多麋為此也各於其害物之時罟而獻之明設官主以除民物之害春秋獻獸物亦以除民物之害與薙氏春令為阱擭之利於民者同意○愚按冬獻狼夏獻麋則意者狼麋之外有所不取以全其仁乎鄭氏所謂搏所當田之獸者正謂此也

時田則守罟註備獸觸擭

及獘田令禽注於虞中註獘仆也仆而田止鄭司農云獘田謂春火獘夏車獘秋羅獘冬徒獘虞中謂虞人莱所田之野及獘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享禴秋獻禽以祀祊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謂輸之於虞中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

疏注猶聚也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註共其完者

鄭氏曰獸可生共者共之而後殺不可生共者殺之而後共

凡獸入於腊人註當乾之

皮毛筋角入於玉府註給作器物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王氏曰畋狩有時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是也取獸有法若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殘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是也田獵有地若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是也及夫辨其死生鱻薧之物當公當私之宜斷其爭禽之訟皆所謂政令也○王介甫氏曰周之初沛澤多而禽獸至周人嘗患其逼矣唯厨有以勝之然後中國之患除而人更賴其所獲以共服食器用然則獸人之官修寧百姓之大者

也魚之為物潛逃微眇難及以政方周之盛時乃能使之革其尾頒其首浮沈小大備得其性則以有法度加焉而已然則䱷人之官修養萬物之悉者也故二官各入其物於玉府以為王者仁民愛物其施如是然後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也○雜說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斷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獸人之職宜以是觀之

𩰫人掌以時𩰫爲梁註月令季冬命漁師爲梁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詩敝笱在梁

疏謂偃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關孔笱者葦薄以薄承其關孔魚過則以薄承取之

春獻王鮪註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

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𩰫者掌其政令凡𩰫征入於玉府註鱻生也

藳乾也鄭司農云㪅征漁者之租稅

疏川澤之民於獺祭魚之時得取魚無禁其中鬚骨之事堪飾器物者漁人主收之入於王府以當邦賦也○劉氏曰魚潛於淵蓋物之善者也聖人養之之法則數罟不入洿池也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也然則罟非其制不可設矣取非其時不可為矣是故先王制罟必四寸然後天下之魚得以長育矣梁設有時則凡魚得以遂性而頒首莘尾矣中孚曰豚魚

吉蓋信在民心而惠及豚魚也

鼈人掌取互物註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𦭘胡龜鼈之屬

郝氏曰互合也○王氏曰殼相交互也○鄧氏曰介物龜為長而以鼈命官主食獻

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註蜃大蛤鄭司農云簎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貍物藏伏於泥中者

于云蜃鰌類疏簎莊子云冬則擉鼈於江義同

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臨川王氏曰鼈及龜魚字乳以夏而蜃以夏秋春獻鼈蜃秋獻龜魚避其字乳之時而弗獻也唯先王不以飲食之養害仁政之法度如此然後能率天下之民以成魚麗之功矣

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註蠃螔蝓

或曰蠃介蟲旋殼者螺通

鄭司農云蠯蛤也杜子春云蠯蜯也

說文修為蠦圓為蟰

蚳蛾子國語曰蟲舍蚳蝝

疏蝝謂蝗也○王先生曰按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諫曰魚禁鯤鮞蟲舍蚳蝝古之制也里革以舍蚳蝝為仁周公以共蠃蚳為禮何也蓋宣公之夏濫非其時也聖人取物以時而已

掌凡邦之簎事

某氏曰凡有取於水中以鼈人善簎故兼掌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註大物解肆乾
之謂之乾肉若今凉州烏翅矣薄析曰脯棰之而施薑
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
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
凡乾肉之事註脯非豆實豆當為羞
劉氏曰田獵一為乾豆故祭祀有豆脯○仲輿郝氏
曰膴大臠胖小片也皆乾物○明齋王氏曰凡畋獻
有時方其入山澤也則有餘而無用及其設禁也則

欲用而不得故於其多時取以爲腊所以用足而不費且不至於多殺亦所以養不忍之心也昔吕正獻公每貯腊藘以待客正謂此耳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註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

明齋王氏曰毒藥得天地之偏氣者人身有不和之氣須以偏勝之物攻之乃得其平然藥亦有平補者終不免有所偏可暫用止疾而已久服必有所傷故

總以毒名也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註疕頭瘍亦謂秃也身傷曰瘍分之者醫各有能

疏疾病者謂若疾醫所云是也疕瘍者謂若瘍醫所云是也○或曰疾輕而病重疾甚曰病○莊渠魏氏曰通乎方技者可以為醫工不可以為醫師醫師通乎道者也不能兼衆醫之技能使衆醫各盡其所長知此者其可相天下乎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註食祿也

雜說不曰祿而曰食者稟之而已不假以名器也

○程氏曰十全非謂十人皆愈也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則為上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註和調也

莊渠魏氏曰膳夫所饋食醫調節之味以淡為主可

以清神可以固精和之濟其不及養道益備過則味厚傷生故膏粱多殀

凡食齊眂春時羹齊眂夏時醬齊眂秋時飲齊眂冬時

註飯宜温羹宜熱醬宜凉飲宜寒

疏眂猶比也言飯之齊和四時常温比於春時羹則四時常熱醬則四時皆須凉飲則四時皆須寒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註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内則曰棗

粟飴密以甘之堇荁枌榆免槁滫瀡以滑之

疏木酸屬春火苦屬夏金辛屬秋水鹹屬冬中央土味甘屬季夏金木水火非土不載於五行土為尊五味甘為上故甘總調四味滑者通利往來亦所以調和四味故云調以滑甘○又云荁堇類榆白曰枌免新生者槁乾也齊人溲曰滫秦人滑曰瀡謂將此堇以下和溲以滑之○某氏曰春於五行為木木之味酸春主發散宜多酸以收之夏為火火之味苦夏主

解緩宜多苦以堅之秋為金金之味辛秋主揫斂宜多辛以散之冬為水水之味鹹冬主堅栗宜多鹹以耎之○黄氏曰滑所以調之慮其不和也甘在内則養脾在外則養肉四時無土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調鄉竅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竅不利則氣窮焉此滑之所以調鄉○王氏曰黄帝素問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脾欲緩急食甘

以緩之亦謂是也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註會成也謂其味相成鄭司農云稌稉也爾雅曰稌稻苽彫胡也

黄氏曰牛羊豕犬雁魚天産也以為膳所以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産也所以養人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然則膳食之養不可相廢其宜不可相反或失焉則所養適足以害之耳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註放猶依也

疏上六食六飲一經據其王不通放下凡食春多酸已下齊和相成之事雖以王為主大夫已上亦依之故云君子恒放焉○龜山楊氏曰所以養陰陽之氣不可偏勝凡此皆衛生之道也先王於食有醫所以治未病也凡百君子所以自養者常放王如此至於疾而後用醫則末矣故周官疾醫施於萬民而君子不與焉○謝氏曰古人欲心則寡衛生之道則盡矣

〇黄氏曰凡齊所眂和所多會所宜節王之欲可謂備矣是故王心常清不為物所淫王體常寧不為物所傷然後能以禮義節人之欲焉〇明齋王氏曰食醫以王為主疾醫以萬民為主大人治於未病而其法通乎下卑者不能備物也小人治於已病而其法通乎上尊者不敢指斥也〇愚按周官飲食之事何其多說也曰凡以養王躬之和也夫人傷生之事食與色而已人則疑之曰食之傷生何遽與色埒也噫

食之傷生甚矣食以淡泊減少為正過則損人故曰五味令人口爽又曰甘脆醲肥腐腸之藥王以一身玉食萬方茍非加意和調而均節之其為禍於朝夕寧有極乎又況煉養服食三代以前雖無其事然聖人防患於未然寧不慮之是故一飲食之細設膳夫矣饔人庖人矣烹人矣復有食醫調其齊會其宜迎五行之氣導百物之精以致養於王王之一身莫非中和之氣所節宣而蒸動者且安得有石烹雲鍛之

說採藥餌丹之害可以蠱惑而中之者哉讀周禮者慎勿謂膳夫以下纍纍多官皆聖人所以奉口腹而極肥甘也則幾矣

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註癘疾氣不和之疾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嗽欬也上氣逆喘也五行傳曰六癘作見

王氏曰善醫者審其源貴乎養之為本養之使其形

氣和平而無過不及之偏也夫隂陽判而為五行五行運而為四時或為寒暑或為温清資其氣以生者孰不為之感動哉善攝生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故邪氣不能以襲之不然客邪輒蹈其舍則疾病交作四時所以皆有癘疾也○臨川王氏曰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温夏傷於暑秋必病瘧方冬時陽為主於内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隂為内主然後寒動而摶陽故有痟首之疾夏時隂為主於内暑

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内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為瘧寒之疾○王氏曰疥生於皮膚夏陽溢於皮膚故有痒疥之疾嗽咳也其原主肺肺氣屬金而主聲冬陽溢於臟腑則肺動而為嗽上氣之疾矣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註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其不足者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

疏醯則酸也酒則苦也飴蜜則甘也薑即辛也鹽即鹹也

五穀麻黍稷麥豆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

東萊呂氏曰先五味五穀而繼之以五藥治病以藥醫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註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五氣五臟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凉脾氣温腎氣寒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青赤白黑黃也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

潛溪鄧氏曰味穀藥皆五氣色聲亦五何也五行之氣滋為味播為穀散為藥其實一體也充為氣發為聲形為色其實亦一體也一體故投其合而和取所勝而攻用所相為養也用其精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註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竅之變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之動謂脉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脈之大侯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惟秦和乎岐伯榆柎則兼彼數術者

岐伯榆柎皆黄帝時醫人○疏兩者謂九竅與所眡為兩兩與九藏為三○劉氏曰九竅失其常職謂之變以五氣失之於中而九竅失之於外故曰兩之

陳氏集說云兩參之者重審驗之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註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制其禄且為後治之戒

介甫王氏曰終則盡其道而死所謂君子曰終是也

終亦有所以而非醫之罪也○三禮辨云分治之則疾醫似非一科然僅有士八人豈非所治止於邦内而鄉遂都鄙各有人歟○葉氏時曰觀民之疾瘍有醫見先王仁民之心觀獸之病瘍有醫見先王愛物之心然而民物安矣而王后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不使醫官共其事何耶曰此當以食醫求之乎民與物治其疾於已然君與臣治其疾於未然故食醫一官不獨和王之六食六飲之等也曰凡君子之食

恒放焉此皆保其安於無事之日養其正於無病之時也雖然凌人之藏氷出氷司爟之出火納火皆為民也冬藏氷而春出火所以助陽而抑陰秋納火而夏出氷所以助陰而抑陽陰陽既均疾癘不作是亦養之於未然而不特療之於已然也不幸而有風雨霜露之感民之財勢不足以致良醫則又有醫師董各醫而分治之先王一體斯民之政如此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註腫瘍

癰而上生創者

或曰謂瘰癧瘤瘻癃腫不散者

潰瘍癰而含膿血者

或曰謂癰疽之類

金瘍刀創也折瘍踠跌者祝當為注謂附著藥也劀刮

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

臨川王氏曰素問曰上古移精變氣祝由而已醫之

用祝尚矣而瘍尤宜祝後世有以氣封瘍而徙之者

蓋其遺法祝之不勝然後用藥藥之然後劀劀之然後殺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註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夜其煙上著以鷄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

莊渠魏氏曰岐伯曰夫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不從天下不從地生積微之所生

也故聖者治於未有形愚者遭其已成也瘍成邪氣已盛先用毒攻拔病邪然後調養正氣

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註既刮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五氣當為五穀節節成其藥之力王氏曰五氣即五臟之氣○介甫王氏曰疾醫以治內為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以治外為主故先藥而後味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

肉以滑養竅註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

辛金味金之纆合異物似筋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

脉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

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来似竅

王氏曰人四月受水精以成血脉脉軟則和鹹能軟

所以養脉五月受火精以成其氣氣堅則壯苦主燥

所以養氣也六月受金精以成其筋筋散則不攣辛

主散所以養筋也七月受木精以成其骨骨收則彊

酸主收所以養骨也八月受土精以成膚革肉緩則不壅甘主緩所以養肉也竅者形體骨肉空虛之處非此無以通氣血素問曰骨肉滑利可以長久唯滑則無所凝止此養竅之義也○愚按一竅之壅其氣可以喪身匹夫之壅其情可以喪天下諸侯公卿大夫羣吏萬民皆得復逆於天子窮民無告肺石路鼓可以達之皆先王所以宣天下之壅也五味之外必有滑以養竅食醫至以滑與甘並言養身之道通於

養天下矣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註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

疏重人賤畜故獸病獸瘍同一醫也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註獸之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强其氣也節趨聚之節也氣謂脈氣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

按集說王氏云獸不能言病狀難知必灌之以藥使

行焉又從而節止之以是而動作其氣因以觀其病之所發而養之但未審其病則所灌者何等藥也鄭氏註灌以緩之義亦未明

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註亦先攻之而後養之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莊渠魏氏曰獸瘍未成則人不知故無治法粗工療人同獸危哉 攷課法嚴不以治獸而畧○明齋王氏

曰醫仁術也是故先王立之師以掌之使衆醫分治民疾計其功而制其食使醫者無求於病則心清而業精病者不必酬乎醫則藥之所及廣而活者衆能者舉之於上不能者黜之不得行醫於是醫者務以活人為心而民無夭札之患矣

周禮註疏删翼卷三